



DONGWU

动物故事大世界

狼的故事

裴家勤 © 编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DONGWU

动物故事大世界

狼 的 故 事

裴家勤 © 编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的故事/裴家勤编译. -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0.9

(动物故事大世界)

ISBN 7-5007-2073-4

I. 狼… II. 裴… III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8126 号

LANG DE GUSHI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

编 译:裴家勤
责任编辑:刘维维 刘道远

封面设计:杜晓西
美术编辑:颜 雷
责任印务:书 慧

社 址: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电 话:086-010-64032266

邮政编码:100708
传 真:086-010-64012262

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:086-010-84037667

印刷:北京市双桥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87×1092 1/32
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字数:83 千字

印张:5.25 插页:2
2001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印数:11001-14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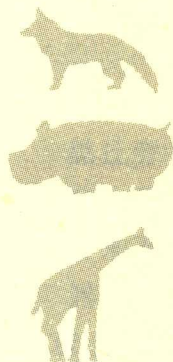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07-2073-4/G·869

定价:6.5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灰色的恶魔 | 1 |
| 城市里的狼 | 39 |
| 狼的故事 | 47 |
| 狄安娜和汤姆 | 73 |
| 跛狼 | 95 |
| 母狼阿克巴拉的命运 | 103 |
| 狼 | 157 |



灰色的恶魔

穆·阿乌埃佐夫

黑丘旁有一条很大的山沟,虽然沟里荒无人迹,但附近各个阿乌尔*的牧人都知道它,因为它常常会给人们带来不幸。

黑丘上面长满由榆树和合叶子组成的低矮的灌木丛,看上去就像一顶扣着的皮帽。灌木丛刚冒出幼芽,顶端泛着淡淡的嫩绿色。山沟里则长着密密的野蔷薇。在那带刺的、毛茸茸的篷帐下面,暗藏着一些狼窝。

5月,从山沟里吹来的阵阵凉风散发着嫩草和野葱的香味。灌木丛轻轻摇晃着,发出忧郁、单调的沙沙声,像是在窃窃私语。

晚春时节,一只公狼和一只母狼到沟里来找过去的老窝。但那些老窝已经被水冲豁了,连人也爬得进

* 阿乌尔——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居民点。



去。于是它们便在近旁刨了一个比较小的新窝，又打了几条很窄的暗洞，把新窝同几个老窝联接起来。

窝筑好以后，它们立刻用爪子把新刨出来的土踩得瓷瓷实实的。灰白色的母狼还来不及换毛，便在窝里生下七只烟灰色的狼崽儿。

一个寂静的早晨，母狼趴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扫帚草下面。这儿又暖和，又没有风，母狼晒得浑身软绵绵的。它打着盹儿，不时睁开一只矇眈的睡眼看看。它两肋消瘦，奶头却被乳汁胀得鼓鼓的；脊背神经质地抽搐着，使得奶头也不停地颤动。

突然从灌木丛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母狼立刻蹦了起来，地上陡地飞起一团团白色的狼毛。它龇着牙，暗哑地嗥叫着。狼崽子一个个在它的脚下乱爬。

就在这时，从浓密的灌木丛里飞来一只肥嫩的羊羔，咚的一声落在母狼面前。紧接着，一头硕大的公狼低垂着尾巴，不声不响地从灌木丛里蹦了出来。它嗅了嗅母狼，从嘴里往外滴着鲜红色的唾液；母狼则贪婪地舔了舔它那沾满鲜血的脸。

羊羔还是活的。公狼和母狼向它扑去，顷刻间便把它撕成了碎块。两张长满利牙的血盆大口大块大块地往下咽着又嫩又软的羊肉。绿色的眼睛闪着凶光。



羊羔被吃得片骨不留。这时，两只狼躺在芬芳多汁的青草地上尽力舒展了一下身子，然后相继把吞下的羊肉又一块块地呕了出来。

狼崽子一个接一个地向这些肉块爬去，唔唔地叫着，挤挤攘攘地吃了起来。只有两只最后出生的狼崽儿还没有睁眼，于是母狼把它俩叼到自己的奶头跟前。

第二天中午太阳当空照，母狼远远地就嗅到了阵阵强烈的马的气味。它飞快地把狼崽儿弄进窝里后，自己便藏进了灌木丛。

传来了人声和马蹄声。

人们在狼窝跟前下了马，用长长的套马杆敲打地面。

母狼立在山沟陡峭的斜坡上，藏在野蔷薇丛里，它张着嘴，舌头往外耷拉着。这一切它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这些两只脚的动物用结实的皮缰绳套狼崽子的头和脖颈，把它们一个个地从窝里往外拽。五只狼崽子当时就给打死了。一只被打断了后腿，给扔到了被它们啃剩下的羊羔头旁边。这只狼崽子还能爬，能叫，老狼会把它带走，从此很久都不会再到这一带来。最小的一只狼崽子则被人们从窝里抱走了。

马蹄声渐渐从山沟里消失了。壮实的黑脊梁公狼



和白色的母狼从不同的方向回到了窝边，狂怒地向直挺挺躺在地上的那只受伤的狼崽儿龇着牙，然后两只狼又互相龇着牙。最后，母狼叼起狼崽子沿着斜坡往上跑去，公狼也飞似地追去了。

狼窝空了。

阿乌尔里住着一个名叫库尔马什的孩子。他得到了从山沟里抱回来的那只狼崽子。大人对他讲：这个灰家伙落到人们手里的时候还没有睁眼，兴许能够在村子里呆下来。

库尔马什给它准备了一个干干净净的食盆，还给它做了一个软软的皮颈圈，从此和它形影不离。

两天以后，狼崽子睁眼了。但它不敢爬到帐篷外面去，因为从外面传来狗的吠叫声和浓烈的狗的气味。晚上，库尔马什把狼崽子抱到自己的被窝里睡觉；为此，库尔马什同自己最心爱的奶奶分开睡了。

只有奶奶不赞成他那样疼爱这只孱弱的、长着一口棘刺般的小尖牙的灰色小野兽。

“它还没有长大呢，”奶奶说。“一旦它长出了利牙，不等腿长结实就会扑上来咬你的耳根。”

于是库尔马什生了奶奶的气。

夏天，小狼渐渐长大了，也长结实了，和阿乌尔里



同年龄的小狗一个模样。要不是那毛蓬蓬的尾巴，它简直像一只小猎犬。然而，阿乌尔里的生活对它来说是很不自由的。那些牧羊狗同库尔马什的奶奶一样，总对它怀着敌意，每当它壮起胆子走出帐篷时，它们就冲它龇着牙，发出唔呶唔呶的声音。这时库尔马什就站出来庇护它；于是，忠于自己职守的狗便委屈地低声吠着走开了。

可对小狼来说，帐篷里实在太窄、太闷、太枯燥了。它需要的是辽阔的草原，是茂密的、野花簇簇的莽丛，是可以自由出没的荒山野岭。

有一次，一只壮实的黑斑牧羊狗从大帐篷里面窥伺着小狼。当它看到库尔马什不在附近的时候，便跑过去把小狼从自己的帐篷里赶了出来，将它扑倒在地，用锋利的犬牙咬它。其他的狗也赶来了，一面狂喜地吠着，一面咬小狼的腿和身子。幸好一些孩子和大人相继赶来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狗群轰散。被咬得遍体鳞伤的小狼爬回自己的帐篷，面冲外蹲在门口，一声不响地龇着满嘴白牙。

“瞧这家伙一声不吭……真有种！”男人们惊奇地说。“要是只小狗，怕会嚎叫得整个阿乌尔都听见了。”

可妇女们却说：

“贼么，有什么好叫的……”



这话不假。甚至库尔马什也对小狼那贪婪的习性感到吃惊和不安。库尔马什对它很娇惯，它想吃就给吃，喂得比狗强得多。但小狼却好像永远也吃不饱似的。

阿乌尔的狗吃得都很粗，但一个个长得精瘦而矫健。小狼则长得很丰腴，胸脯和两肋紧绷绷的，后脖颈肥肥的。可它还总像没吃饱似的，常常用湿润的鼻子在帐篷里东闻闻西嗅嗅地找食。

当着人它是不吃食的，并把脸掉过去不看食盆。然而，只要人一走，它一眨眼工夫就能把给它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便忧郁地望着空空的食盆，仿佛它什么也没有吃一样。只要人们稍不留神，它就会把没有藏好的或被它找到的食物吃光，会把主人炖好的肉叼走，会把铁锅里的酸奶喝完（好像锅里的奶就是给它准备的），还会把晾在帐篷支架上的新鲜兽皮给啃了。

它也常常被当场抓住，于是挨一顿毒打。它曾被擀面杖打得脑袋嗡嗡作响，曾被呼啸的皮鞭抽得钻心地疼痛。这时，它总是灵巧地躲闪着，一面默默地齧着牙；无论被揍得多么厉害，从来不叫一声。

与此同时，阿乌尔里还开始传说它夜里躲过护卫的狗，溜进羊圈去闻羊羔的肥尾巴，把母羊吓坏了。还有人看见它偷偷到草原上去过。



库尔马什不理睬这些传说。可是，不管孩子费了多大工夫教育这个灰家伙，它却怎么也明白不过来，总觉得自已偷来的东西比主人给的东西吃着香。

它不怕库尔马什，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吃东西。当库尔马什递给它肉的时候，它不好好去接，而是从孩子手里猛地夺过去。但库尔马什从不对它挥舞那根用来轰狗的棍子。他喜欢这只小狼，喜欢它那忧郁的、桀骜不驯的目光，喜欢它那微微发黑的威严的后颈，喜欢它那与日俱增的倔强劲儿。

库尔马什给自己的宠儿取了个名字，叫做科克谢列克，意思是“灰色的恶魔”。

夏末，科克谢列克已经长得和阿乌尔里的狗很少有相似之处了。像小牛犊那样的长腿，公牛那样的拱背，身躯比所有的狗都高大。它不像狗那样翘着尾巴，所以看起来更显高大；后颈和脊背连成弧形，活像一张绷紧的弓。

现在它看见那头黑斑牧羊狗不再逃跑了，那些狗也不再惹它了。只要它掉过头，对着狗把鼻子一皱，狗便东逃西散了。不过，那些狗碰见它时一般总是抱成团儿。狼也好，狗也好，随时都互相戒备着。

从来没有人看见这条狼在阿乌尔里蹦蹦跳跳地嬉戏过。它也不同库尔马什玩。它记得自己的名字，库尔



现在它看见那头黑斑牧羊狗不再逃跑了,那些狗也不再惹它了



马什一唤它，它就跑了过来，但跑得慢慢吞吞，无精打采，也不摆尾巴。

它不去招惹狗。狗冲着它叫，它置之不理；狗逃跑了，它也不追。它最经常的度日方式是趴在帐篷的背阴处，竖起尖尖的耳朵，愁绪万千地眯缝着一对绿眼睛。

库尔马什为自己养的这只沉默寡言的绿眼睛野兽感到很得意，每当邻居的狗被科克谢列克吓得边叫边逃的时候，库尔马什就高兴地笑了。其实，库尔马什有时自己也怕这头灰色的恶魔，但他不承认，甚至在自己最亲近的奶奶面前也不肯承认。

黑斑狗的主人夸口说：

“那条拖着尾巴的灰家伙算得了什么！只要让它同咱的黑花儿比试比试，一下子就能把它制服！上次要不是有人干预，早把那个灰家伙掐死了。”

为了试一试，他有一次便唆使黑斑狗去进攻科克谢列克。黑斑狗毫不犹豫，立刻狂叫着向狼扑去，用利牙在狼的肩头上咬了一口。它本来是想咬脖子的，但没有咬准，科克谢列克在最后的一瞬间避开了。它趁黑斑狗还没有跳开时，往旁边一闪，接着一纵身扑过来咬住狗的后颈，把狗掀翻在地。偌大一条公狗就像只可怜的肥羊一样，骨碌碌滚下了坡。狼也没有咬准，不



然也就把狗的喉管咬断了。

库尔马什闻声赶来把科克谢列克唤了回去，黑斑狗也被主人赶走了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两只狼出人意料地袭击了在阿乌尔附近放牧的羊群。

牧人拼命地叫喊和打口哨。阿乌尔里的半大孩子和大人一齐出动，骑着马赶去了。所有的狗也都狂叫着，一窝蜂似地奔去了，其中也包括科克谢列克。

野狼往草原逃去。追赶了一阵，但没有追上。

骑士们和狗群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停了下来。衬着昏暗的天幕，能看见在远处黑丘高高的山脊上，正移动着两个灰色的影子。

“它们今天比往常来得早。”一个牧人说。

这时，只有库尔马什发现科克谢列克不声不响地追上去了，身子紧贴着地面，跑得飞快。

库尔马什没有跟大伙儿一起返回，他勇敢地徒步往夜色朦胧的黑丘走去，不断亲切地呼唤着：

“科克谢——列克！科克谢——列克……”

但科克谢列克没有听主人的召唤。

深夜，它回到了阿乌尔，站在自家的帐篷前，用铁钩似的爪子刨着干燥而瓷实的地面，扬起阵阵尘土；接



着又抬头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秋夜冰冷的空气，贪婪地嗅着从黑丘方向飘来的草原的气息。

第二天白天，科克谢列克呆在阿乌尔里，但晚上又到草原上去了。

三天三夜没有回来。第四天回来时显然瘦了，而且饿极了，但仍和过去一样睁着一双忧郁的眼睛，脖套已经不见了。库尔马什唤它时，它好像在威胁似的，低低地垂着头走了过去。孩子挺高兴，便伸手去抓它那短粗而有力的脖颈。它却猛地挣脱开去，一双耳朵紧贴在后脑。这时连奶奶也不敢骂它了，连忙去给它准备吃的。

它吃食的样子很可怕，库尔马什不由得离它远一点。

“嗨，狼的本性露出来了！”父亲对库尔马什说。“瞧这家伙的眼睛绿幽幽的，白天都闪光。到时候了，孩子，该扒它的皮了。”

库尔马什一惊，他担心大人们现在不会再迁就他了，会把狼弄死的。

然而，这头灰色的恶魔似乎听懂了他们的话，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溜了。谁也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离开阿乌尔的。



库尔马什到一些草丛里去找它，又是呼唤，又是威胁，找了好多天，毫无结果。多风的秋天过去了，严冬又把草原蒙上一层银白色的雪毡。然而，科克谢列克仍然没有回来。

整个秋天科克谢列克远离故土，以兔子甚至老鼠为食，也不挑剔了。黄鼠的肉很肥，科克谢列克像狐狸一样吃得津津有味。当大地盖上皑皑白雪的时候，饥饿迫使它回到了阿乌尔，袭击越冬的羊栏。

如今它是偷偷摸摸地回来了，像个贼一样，一看见人，身上的毛便竖了起来。

它一夜又一夜地到处转游，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留下一行行飞奔的足迹。它跑着，团团哈气在它那微微皱起的灰鼻子前旋绕。它不时地在下风头停下来，这时鼻子便闻到一阵阵浓烈的羊圈的气味，但耳朵却听见了牧羊狗不安的吠叫声。它愤恨地咬了咬牙。现在，牧羊狗警觉的程度与它的饥饿程度是相同的。

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它企图接近羊栏。但警觉的牧羊狗好像知道它会从哪个方向来，以黑斑狗为首的整个狗群截住了它，把它轰走了。

风停了，地上的雪结冻了。科克谢列克蹲在那里，舞着两只前腿，冻成冰凌的雪地像火炭似地烙着它的



脚掌。乌黑的嘴角冻得麻木了，肚子饿得疼痛难忍。它迈着小碎步跑上一个山坡，雪地在明亮的月光下闪闪发光。精疲力竭的狼浑身痉挛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仰望夜空，发出长长的、凄厉的哀号。

阿乌尔里的狗立刻狂叫起来。

科克谢列克仍然昂着头。这时，突然从远处，从黑丘的方向，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叫。科克谢列克浑身一哆嗦，立刻紧张起来。它的同类在应和它，呼唤它。它倾听着，皱了皱鼻子，立即朝着狼叫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
它在黑丘旁那条山沟的沟口停了下来，警惕地戒备着，由于剧烈的寒战周身都在颤抖。一头雪白的母狼从黑丘顶上向它跑了过来。

科克谢列克不让母狼靠近自己。每当母狼走近它时，它就往旁边一跳，同时戒备地龇着牙，贴紧耳朵。但它又不能跑开。最后，当母狼嗅着它的足迹往它来的方向走了一段，然后转回来，委屈地低鸣着，并用暖烘烘的鼻子去嗅它的股沟时，它站住不动了。母狼不声不响地跑开了。它追了上去，用舌头舔了舔母狼的颧骨。

它们肩并肩地沿着山沟往上跑去，飞也似地穿过山沟，直奔阿乌尔的方向。它们在山脊上不停地跑了